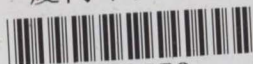




神翼下的 歐洲問題

錢亦石著

厦门市图书馆



2470558

厦门市图书馆
藏书

戰神翼下的歐洲問題

錢亦石 著



上海生活書店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四月

戰神翼下的歐洲問題

每冊實價捌角五分

外埠酌加郵費

著者

錢亦石

發行者

生活書店

上海福州路

第三八四號

印刷者

生活印刷所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四月出版



序

無論從那一方面看，歐洲問題都是全世界的中心問題。事實告訴我們：歐洲有什麼變動，常使全世界受到影響。不待說，中國也被捲入歐洲各種變動所引起的渦流之中。

自一九三三年希特勒在德國飛黃騰達以來，整個的歐洲已進到腥風血雨的前夜。這自然不是希特勒個人有什麼三頭六臂，而是在凡爾賽和約壓抑下的德國金融資本漸漸抬頭，從要求武裝到要求殖民地，都是德國金融資本迫切需要的「救命金丹」。可是德國金融資本抬頭了，凡賽爾和約就被撕破了，建立於凡爾賽和約之上的歐洲平衡，也在動盪之中了。所以近四五年，歐洲各國關係，特別是幾

個巨頭間的關係，都發生翻雲覆雨的變化。

然而歷史的車輪總是前進的。希特勒「大鬧天宮」，可以造出戰爭的危機，却不能阻止和平運動的發展，於是歐洲一切愛好和平的國家都一步步的團結起來，法蘇捷的互助，英法的合作，就是明顯的例證。整個的歐洲，在希特勒威脅之下，已分裂爲二了。這即是所謂侵略陣線與和平陣線。

的確，歐洲的一切都變了，並且有些變得出人意外。侵略者的抬頭，促進和平勢力的團結，由和平勢力的團結，形成兩大陣線的對峙，這是歷史上空前未有的新局面，不僅希特勒沒有預料到，就是希特勒的友人甚至一部分希特勒的敵人也沒有預料到。這證明什麼呢？證明客觀的趨勢是對侵略者不利的，換句話說，就是對一般被壓迫者，對一般弱小國家有利的。沉默的歷史先生慣會與侵略者開這樣的玩笑。

我們要預測未來的歐洲怎樣？或者說要預測未來的歐洲對全世界的影響怎樣

？就應該先把過去的歐洲，尤其是近幾年來在歐洲所起的變化，作一個連續的觀察。

本書所收集的四十多篇論文，是一九三三——三七年寫的。分開看是歐洲四五年來許多大事的斷片，合攏看，却是歐洲兩大陣線形成的總過程。這一段歷史重要的軌跡，從今日——侵略陣線與和平陣線準備決鬥的今日——看來，是饒有興趣的資料。

最後，我在編校這本書的時候，深深覺得：歐洲問題對於全世界的影響太大，中國的命運怎樣？與歐洲的前途實分不開。但這不是說，我們應該靜待歐洲時局的變化，更不是說，中國的命運完全由歐洲時局的變化來決定。正相反，我們努力改變中國的命運，在某種限度內，也可左右歐洲的前途。這一點微弱的希望，附在這裏獻給研究歐洲問題的朋友。



目次

序.....	一
英帝國主義的殖民政策.....	一
德奧問題與歐洲政局.....	四
第十四屆國聯大會的寫真.....	五
德國退出國聯後的大戰危機.....	六
蘇聯的政治經濟.....	八
德波簽訂互不侵犯條約.....	一〇
杜邁格上台後的法國政局.....	一六
奧國往何處去.....	二〇

西班牙的革命·····	一三
軍縮休會以後·····	一三五
陶爾斐斯被刺後的歐洲·····	一二九
興登堡逝世後的德國·····	一三三
輸血針與「脫窪之馬」·····	一三七
火花閃目的歐洲·····	一四〇
杜邁格下台與法國政局·····	一四七
南甸交惡·····	一五一
英國現階段的外交政策·····	一五五
法意協調與歐洲政局·····	一六五
英法協定的透視·····	一七七
東歐互助公約·····	一九〇

中歐公約·····	二〇〇
德國重整軍備與凡爾賽和約·····	二〇〇
歐洲和平與戰爭的新陣線·····	二〇二
凡爾賽和約撕破後的歐洲與遠東·····	二〇四
法蘇互助公約·····	二〇四
多腦河問題·····	二〇六
英國的內閣與政黨·····	二〇八
現階段英法意的三角關係·····	二〇九
從斯德萊柴會議到巴黎會議·····	二〇一
英意在東非的鬥爭·····	二〇二
國聯盟約與對意制裁·····	二〇七
意阿問題與第二次世界大戰·····	二〇五

意國侵阿戰爭與歐洲形勢·····	三五二
英蘇關係論·····	三六〇
法郎外交的新姿態·····	三六八
英法合作與歐洲局勢的動向·····	三七六
從倫敦談話到巴黎談話·····	三八七
德國廢止羅迦諾公約後的歐洲·····	三九五
歐洲兩大陣線的檢閱·····	四〇九
動盪中的東歐新形勢·····	四二一
第十七屆國聯大會的透視·····	四二六
英意的外交戰·····	四三八
歐洲四強關係的新動向·····	四四二
英意妥協後的歐洲新形勢·····	四五二

英帝國主義的殖民政策

一 引言

過去爲資本主義之王的英國，從現在看來，似乎是一個謎，不易被人猜透。但有一件事是確實的，即英國已失掉它的青春，一天天衰老了。究竟衰老的程度怎樣？是雞皮鶴髮的賽金花呢？還是風韻猶存的徐娘呢？這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

法國栖格夫里 (Andre Siegfried) 教授，是研究英國政治經濟的專家。他在所著的英國的危機 (England's Crisis) 一書中，曾援引聖經上的故事來比喻英國的情形。他說：

『一九二〇年年底，戰後熱狂的利市 (Boom) 減退以後，英國大受打擊。百年繁盛之餘，厄運像聖經上所說的災難一樣，突如其來，挫折了它的豪興。……從一九二一年以來，每年統計表——近代無情的報信者——警告英國說：它一天天失去市場，它的工業結構一天天動搖了基礎。恰如約伯書 (The Book of Job) 上所說：「從荒野吹來一陣大風，震動全屋。」』(註1)

英國正處在厄運中掙扎，是不用懷疑的。可是厄運是否從一九二一年開始的呢？據鄧尼 (Ludwell Denny) 的意見，似乎在一九二一年以前，英國已有江河日下之勢。他在所著的美國征服英國 (America Conquers Britain) 一書中，曾寫過下面一段話：

『當十九世紀工業革命中，英國在其天賦的經濟條件上，建立世界的統治。當第二次工業革命中，這相同的經濟條件又使它降到脆弱的位置；這第二次工業革命，發軔於

(註1) A. Siegfried: England's Crisis, pp. 29—30.

二十世紀初期，即從石炭時代轉變到石油與電氣時代。所以它在本世紀最初十年內即已失勢，它的世界貿易分額，在一八七一——七五年為百分之二一·六，到一九一三年已降到百分之一五·三。在石炭、五金、紡織幾種基本工業的輸出，雖還繼續增加，但增加的速度則落於它的競爭者之後；並且在較新的工業中，未得到它的貿易分額。〔註二〕假使鄧尼的話不錯，那麼，英國進入厄運至少有三十年。或者從一九二一年以來，情形更一年年的壞下去，目前恐怕是「震動全屋」的時候了。

試問英國在受「震動」以後，是否不能支持呢？要回答這一問題，應該從「全屋」的構造方面加以考察。大風吹在僅堪容膝的茅舍之上，則在「震動」以後，大半有倒塌的危險；大風吹在五步一亭十步一間的廣廈之上，則在「震動」以後，依然穩如泰山；這是常識所能判斷的事。我們想替英國卜今後休咎，那就要看英國是茅舍還是廣廈以為轉移。

記得英國澤豐茲 (Stanley Jevons) 在 1866 年曾傲氣凌人的說過：『建築在我們石炭富源之基礎上，不受束縛的商業，使地球上許多地方願爲我們的附庸。北美與俄羅斯的平原是我們的稻田；芝加哥與敖得薩 (Odessa) 是我們的倉庫；坎拿大與波羅的 (Baltic) 是我們的森林；澳大利西亞 (Australasia) 有我們羊的牧場；南美有我們牛的隊伍；祕魯的銀，加利福尼亞與澳洲的金，都流入倫敦；中國人爲我們種茶；咖啡、砂糖、香料則來自東印度；西班牙與法蘭西是我們的葡萄園；地中海岸是我們的果木園；從前在美國南部所有的棉田，現在則遍布於全世界。』(註三) 像這樣的自吹自唱，把英國描寫得「至大無外」，不僅秦代的阿房宮趕不上，就是劉先主的八百里連營寨也趕不上。恐怕往古來今沒有這樣大的「廣廈」吧！

是的，澤豐茲的話，即使沒有什麼誇大，也祇是就黃金時代的英國說的。現

(註三) 同註一，十五頁。

在，英國的黃金時代早已過去了。我們替它卜休咎，與其以過去的繁榮爲根據，倒不如以眼前的現實爲根據。根據現實講話，英國固非昔日之舊，但仍不失爲天字第一號的殖民帝國。它的領土，包括了整個的澳洲，包括了三分之二的非洲，包括了亞洲最肥美的國土——印度以及近東的一部份，包括了北美洲之半，坎拿大，以及其他大大小小的島嶼。所謂「英旗無落日」的光榮，到現在依然維持着。就這一點說，我們便知道：英國不是僅堪容膝的茅舍，而是五步一亭十步一閣的廣廈。「從荒野吹來一陣大風」，就算「震動全屋」，然而也決不會馬上「棟折榱崩」。古語說得好，「百足之蟲，至死不殭」，這個天字第一號的殖民帝國，就是至死不殭的百足之蟲啊！

所以，要預測英國的命運，不應該專從英國本部去觀察，應該從「英旗無落日」的廣大殖民地——面積大於英國本部百四十五倍——去觀察。更精密一點說，應該從英國本部與廣大殖民地的關係上去觀察，即是從英國的殖民政策的發

展上去觀察。倘若英國還能控制各殖民地，還能把各殖民地緊縛在宗主國的鐵練上，那麼，英國縱然有幾分衰老，仍非風燭殘年。否則它的前途就不能樂觀了。因此，我們須先從英國的殖民政策，作一番歷史的考察，再來認識它是雞皮鶴髮的賽金花，還是風韻猶存的徐娘。

二 原始積累時期的殖民政策

英國的殖民政策，是隨時變化的，變化的標準以有利於英國為條件，故在不同的環境之下，採取不同的殖民政策。茲從英國資本主義的原始積累（Primary accumulation）時期講起。

資本論第一卷第二十四章第二節裏，曾講到英國的農奴制度（Serfdom）至十四世紀末葉在實際上已消滅了。在農奴制度消滅的過程中，商人資本（Merchant Capital）即出而御世。於是羊毛貿易為英國輸出的大宗，特別與北歐各國有密切

關係。穆爾 (Thomas More) 在其名著烏托邦 (Utopia) 中所述「羊喫人」的故事，是指當時情形說的。爲保證羊毛貿易通行無阻起見，英國第一個殖民地就在多維海峽 (Straits of Dover) ——現在却劃入法國版圖。當時從英國封建制度的廢墟上逐漸抬頭的新資本主義社會，與其毗鄰的法國封建制度，發生不斷的衝突，所謂「百年戰爭」(Hundred Year war) 即是英法兩國衝突的歷史劇。

接着，美洲大陸發見了，往印度的航路被西班牙與葡萄牙的航海者打通了，這對於走向資本主義道路而又四面環海的英國，自然比起對於意卑里亞半島 (Iberian Peninsula) 的封建王政 (指西葡兩國)，要有益得多。從此以後，受英國政府支持的貿易公司，便開始反對西班牙的貿易，便開始劫掠西班牙的殖民地。英西鬥爭的結局，勝利又屬於前者。於是在北美洲東岸，在非洲西岸，英國的殖民地都建立起來。

到十六世紀之末與十七世紀之初，在貿易上又發見了新的「生財之道」，即在